

00

沒有宇宙，我們無法生存。

01

譔皓言的生活是規律而一絲不苟的。

六點半起床，四十五分出門，在七點十五分準時到校。

是單調而枯燥乏味的。

最近卻不盡然。

這幾日，譔皓言總能在去學校的路上遇見一個笑起來很好看的少年。他一笑，那雙眸子就像宇宙一般，盛滿了璀璨的星光。雙眼微微彎起，像是拱橋。他的睫毛很長，譔皓言甚至能在對街的街角看見，他的睫毛在他的臉上投下一大片的陰影。

他們素不相識。但奇妙的是，每每行經那片紅磚牆，他們總是會不經意的四目交接。

他有些好奇，便直勾勾地迎向他的目光。後來，當男孩與他錯身而過，他開始目不轉睛地盯著男孩。

有一次男孩回了頭，撞進他的視線，他這才發覺自己的行為，便有些赧然。就在他正打算移開視線的時候，男孩對著他笑了。

眸光流轉，艷麗而絢爛。

一如五彩繽紛的顏料，少年暖心的笑容為譔皓言索然無味的人生，注入一絲鮮活。

興許能在學校認識他呢！

不自覺地，譔皓言腳下的步伐輕快了起來。

02

譔皓言患有自閉症，所以他會每天按時服藥，這幫助了他不少。

大部分時候他一言不發。

但他開始可以在別人弄亂他的擺設時，忍著不大吼、不尖叫。

他依然擁有自己的一套計畫，包括精確的時間點以及必須達成的事。

他依然會在用餐時將肉一塊塊排列好。

他依然會在別人影響他的行程或打亂他的排列順序時，有著濃濃的不悅。

說到底，服下藥僅僅能控制他瀕臨潰堤的情緒。

到頭來，那若有似無的焦躁依然時刻存在著。

這天譔皓言頂著一頭亂髮，匆匆向外奔去。

匆促的腳步停在距紅磚牆幾步之遙的地方，譔皓言看了看手錶，五十八分，還有兩分鐘。

他倚著牆，望向少年會出現的方向。

他將右手拇指前端放入嘴裡，開始啃咬起指甲。

七點、五分、七分、八分、八分三十秒……，可這次，任憑譔皓言等到了七

點二十分，等了整整二十二分鐘，都盼不來那少年。

那雙眼總是盈滿笑意的少年，那對會隨著微笑盛滿星子的眸。

「嘿你在聽嗎 謹皓言？」

直至午飯時分，謹皓言少見地發了不少次愣，才修剪好的指甲又開始坑坑疤疤。連自小認識的朋友夏常安喚了他十次都不曾回過神來。

「怎樣？」「我才要問你怎樣！放學天臺跟我好好聊聊！」

望著一向好脾氣的夏常安拂袖而去，他嘆了口氣，步回教室。

「說說你怎麼回事吧。」聽見夏常安的話，謹皓言卻是顰眉不語。

「快點兒！」

「就是說……」謹皓言描述起近來發生的事，將少年的形象描繪地十分生動。末了還附上一句，「你認識這個人嗎？」

夏常安詫異地瞅了他一眼，「你說的少年是宇文珏吧？還記得你給我看過你寫的小說嗎？不就是那本《宇宙》裡的宇文珏嗎？」

『每天早上七點，丁程鑫都會準時來到校門口，這樣就可以假裝不經意地和那個男孩相遇。在程鑫眼中，那個孩子很善良也很活潑。他還有一個特別的名字，叫宇文珏……』

程鑫從未這般尷尬過，當他擔心自己會被男孩當作奇怪的人時，男孩對著他笑了。他笑起來可真好看，那雙眸子竟然像宇宙一般，盛滿了璀璨的星光。雙眼微微彎起，像是拱橋。

這一刻，他突然了解到，有些人，不需要太久就能確定是一輩子的朋友。』

「所以，這一切全是我……幻想出來的？太可笑了。」謹皓言搖搖頭。

「用心寫下的作品都是具有生命力的！」

「可是那又怎麼樣？宇文珏根本就不存在。」謹皓言眼中帶著濃濃的失望，在無意識的啃咬下，他的手指開始滲出點點殷紅，「我從來沒真正地去交過朋友。所以後來我開始寫小說。我創造出了一個男孩，一個能夠永遠陪伴程鑫的朋友，可他終究只會也只能陪伴丁程鑫。對，他只能陪他。」

他自顧自地說著，像是說給自己聽。

兩人沉默半晌，最後，夏常安起身。

「你的小說很有意思，」夏常安理了理被風吹亂的頭髮，「好多人都等著續集呢。」

03

一旦沒人說話，謹皓言的腦子裡便被那少年填得滿滿的。

他低頭走路的樣子、他發現他在看他的表情、他給他的微笑、他一口整齊的牙，還有……他的眼。

心猿意馬地走進一家書店，指腹摩娑一排排的書脊，心思全然不在其上。驀地，謔皓言愣了一下，修長的手指停在一本書名叫「是你」的書上。

鬼使神差了，一切鬼使神差了。

謔皓言敢打包票，若是平常的他，絕對不會在不清楚內容的情況下買下一本書。

但他買了，真是不明智的行為。

真不像他自己。

不過也許，這些不尋常的舉止是有跡可循的。

一如他的心不在焉。

謔皓言抱著《是你》佇立街頭，眼中一片迷茫。

回到家走進房內，落鎖。保持著自己過去的習慣，心中藏了一份不為人知的雀躍。

他將書小心翼翼地放到書桌正中央，卻不拆開。

總是要為枯燥的生活留下一點期待。

「晚飯在外面吃了，今天就不一起吃了。」說著便推門進房，在書桌前徘徊，像是監視著書本。

將書舉起又放下，來來回回好多次，謔皓言端詳著那本《是你》。

要不，看看？

謔皓言掀起書的一角，緩緩地掀起幾頁。看到內頁的那一刻，謔皓言幾乎不能自己。他慌了，顫抖著手將書頁一頁一頁掀開，可入目之處一片空白。

一股急流湧上四肢百骸，衝擊著謔皓言的理智。他蹙著眉喘著氣，大步走到房間另一端拿出皮包內的夾鏈袋，著急地翻找方才收納好的發票。

沒有。

謔皓言擰著眉，將夾鏈袋高高舉起，卻在離手前硬生生地止住了。他閉上雙眼，右手就那樣怪異地停在空中。

04

當他閉眼，他試著平復自己的情緒，忍住這段時間以來逐漸積累的煩躁與衝動。

他的呼吸逐漸緩過，右臂無力的垂了下來。

又來了，他所期待著的事物又再一次的化為了灰燼。

如果當初就註定會這樣，為什麼這個世界要不停地給他虛假的期待呢？

他緩緩地睜開雙眼。

這一凝眸，卻是被眼前所見給怔住了。

原本的絕望被大片驚詫給擠出了腦海，謔皓言不可置信地望著眼前不屬於他的房間，這是哪裡？

薄荷綠色的窗簾隨風飄蕩，全木質的桌椅，擺放整齊的書櫃，和謔皓言完全不同。

風從窗外灌了進來，冷得讓只穿短袖的謔皓言打了個冷顫。

現在不是夏天嗎？

望向窗外，皎月當空，大地銀裝素裹，白雪皚皚。

謔皓言怔怔地看著窗外如畫的冬景，這是在北方？

搓搓手臂，關上窗戶。他好奇地在房內走動，一邊思索著方才發生的事。

突然，房門被打開了。「啊！你怎麼進來的？」

望著少年，謔皓言忽然有些明白了。

這是「他」的房間。

少年臉上的詫異尚未褪去，見謔皓言只是一言不發，卻是大膽地上前。

「你……」「我也不知道，剛才……」

謔皓言開始述說他的故事，但他特意跳過了有關宇文珏的事情。

看著少年熟悉的臉，謔皓言只覺得心臟脹的難受，激動和緊張咆哮著，和著一些難以言喻的情緒流竄在他的體內。

他應該要認出自己的。

不就是他，每天背著書包向自己走來的嗎？

話音落下後一片寂靜，謔皓言生平第一次在別人面前說這麼多話，也是第一次和他對話。

他有些不安，他會相信嗎？

「原來是這樣，好吧我相信你。」

謔皓言波瀾不驚的臉上出現一絲裂痕，這麼容易？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謔皓言。言部的謔，明眸皓齒的皓，語言的言。」

「我叫宇文珏……」

「複姓宇文，雙玉珏。」謔皓言有些激動，向他靠近了一步。

「嗯、對，你怎麼知道？我這麼有名嗎？」「恰巧。」

過了一會，謔皓言還是開了口。

「你……真的不記得我嗎？」「我不記得謔皓言這個名字……」「不是，是每天早上，你經過育賢中學前面那道紅磚牆的時候，你不是都會和一個人打招呼嗎？」

「育賢中學……？」謔皓言垂下頭來，扯出了一抹自嘲的笑。結果也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，別人壓根兒不在乎自己是誰、長什麼樣子。

絕望從四周蔓延而上，像被扼住咽喉一般，謔皓言無比艱難地開了口，「所以，你不記得我？」

05

「不是啦，這個……說起來有點難以啟齒，那個……」宇文珏欲言又止，謔皓言眼神又暗了下來，「我有臉盲症啦。」

謔皓言抬首，略為思索了一下，面部特徵識別能力缺乏症？

「擁有這種缺陷的人只有2~3%，但也不是那麼奇……」

「明明就是，每次一說有臉盲症，就用很奇怪的眼神看我。說話的時候一定要和我重複好幾次自己的特徵和名字，我又不是過目即忘症，根本不需要把我當失智老人……」宇文珏嘟著粉嫩嫩的嘴，反駁謔皓言。

「我也有精神疾病。」

「謝謝你安慰我，但其實我可以接受你是正常……」我真有。我有自閉症。」宇文珏驚呆了，向前湊了過去。

一股清新的薄荷氣息撲面而來，填滿謔皓言四周的每一絲空氣，不留餘地。霸道，可是很柔軟、很好聞。

「自閉症？真的？」顯然我的藥效果還挺好的。」

宇文珏聞言笑到流淚不止，他開始在地上打滾。望著他，謔皓言的心情有些微妙，明明他們才見面不到一小時啊？

這一刻，謔皓言突然了解到，有些人不需要太久就能確定是一輩子的朋友。

正欲開口說些什麼，謔皓言抬起眼，卻敏銳地察覺到身周氣息消失。

又是他的房間，水靈的藍佔滿他的視線，但即使霸佔了整個房間，如此鮮明的顏色在謔皓言眼中依然突兀。

謔皓言嘆了口氣。

驀地，像是想起了什麼，謔皓言一把摸向手上的腕錶。

是冰的。

不屬於南方的那種冰。

謔皓言心下大喜過望，薄唇彎了起來，淺淺的梨渦在頰上若隱若現。

他像個遠足前夕的小孩，興奮地走到書桌前，視線觸及《是你》的那一刻，他的瞳孔倏地一縮。

書上有字。

一行行墨黑的整齊字跡讓他嚇得不清。

那是他的字。

謔皓言細細看了看，那分明是他和宇文珏方才發生的事情。

到底怎麼回事？

06

謔皓言又到了紅磚牆。

牆上彎彎繞繞爬滿了樹藤，藤上串滿了小綠葉。

葉片不大，一個個聳立起來，像是軍人抬頭挺胸。

瞅著一個個耀武揚威的小小軍兵，謔皓言面上綻放出柔和的神采。

似乎，等待也不是那麼令人煩躁了。

宇文珏沒到，謔皓言也不惱。

晚了十分鐘，他將書包放下來，拿出早餐和一本筆記，開始研究密碼學。

「謔皓言你在做啥子呢？」一旁的女同學用一口道地的方言向他搭話，好像這樣他就必須回答似的。

「凱薩密碼。」其實謔皓言並沒有全心投入，只是將宇文珏和密碼和在一起，囫圇地嚥下罷了。

「嘿們行式！等一哈嘛，闊以教我咩？（好厲害！等一下可以教我嗎？）」謔皓言這才抬起眸，盯著女孩崇敬的臉兒一會，「喔。」

長得沒有他好看。

而且很明顯地，她只是說說。

如果是他，絕對不會是這個反應。

說實在的謔皓言根本不在意她說的什麼話。

謔皓言單手節奏凌亂地叩擊著桌面，心神全然不在，想見宇文珏的心思呼之欲出。

他在老師桌上擺了一張紙條，便離開了學校。

在抱起《是你》的時候，謔皓言有一種奔波一日後回到家的放鬆感。穿好一件件羽絨衣，他緩緩閉上眼，然後心滿意足地看見眼前一片薄荷綠色。

房間內沒人。

謔皓言這才懊惱地想到，宇文珏也是學生啊！這時他應該是坐在教室裡的。白來了。

正想著，一道薄荷色的人影卻又走了進來，「你是誰？」

謔皓言先是怔愣片刻，才轉而想起宇文珏的病症。

「謔皓言。」「喔！皓言啊！」「宇文珏……」「停，別那樣叫我，感覺好兇啊！」

謔皓言一臉狐疑。

「那……玉玉？」「嗯。」「你今天怎麼沒上學？」

宇文珏的眼中閃過一絲不明的情緒。

「今天請假，對了，那是……？」宇文珏的目光落在謔皓言帶過來的筆記上，「喔，你看。」

筆記本上一行行乾淨整齊的字跡，紀錄著各種加密方式。

「這是密碼嗎？哇嗚！借我研究研究！」望著綠色人兒雀躍的背影，謔皓言隨著他勾起了嘴角。

果然不一樣。

他們總是會笑著稱讚他，彷彿這是一件多了不得了的事一樣。但其實，他所喜愛的那些加密方式，不過就是簡易的密碼，一般人都能讀懂的。

像宇文珏這樣會試著了解的人寥寥無幾。

望著宇文珏認真的背影，謔皓言默默地走到書櫃前。書很整齊，書皮一點皺摺也沒有，謔皓言看著十分地舒服。

巡視一遍以後，謔皓言索性躺在一塵不染的地上，這裡的一切都很好，好到會讓謔皓言懷疑，這裡根本就是為自己量身訂做的。

乾淨舒爽的綠色比起他的房間不知好了多少。

當他待在父母親自布置的房內，他總是有種快窒息的感覺。
像是將他關進水牢一般，父母擅自決定的藍色牆面，讓他快喘不過氣來。
他有自閉症。
他不喜歡交朋友。
他不喜歡和別人講喜好講心事。
不知道喜好所以房內用品都要挑自己喜歡的水藍色。
反正他不會在意。
就算在意，也會因為吃藥而不表現出來。
一切都是他們自認為的那樣，在父母的認知下，他被侷限得太多。
而他被迫承受他們所認為的結果。
同樣是在房間裡，宇文珏不一樣。
這裡對於他來說不是牢籠，而是一片小小的宇宙。

他是他的宇宙。

他有自閉症。
但他很喜歡跟宇文珏當朋友。
他喜歡和宇文珏講心事。
宇文珏不知道他的喜好，但他們沒有相悖的喜好。
就算房內都是宇文珏布置的，他也喜歡得緊。
他是真的不在乎。

「皓言，你寫得真好，我竟然懂了欸！」宇文珏的頭顱從視線上方伸了進來，
眉眼彎彎，滿溢的笑意溫柔地醉人。

「玉玉，你的眼睛很好看，像橋。」「嗯？喔，謝謝。」
其實他想，他想步上那道橋，下他眸內璀璨銀河，為他汲一點星光上岸。

你眼裡的宇宙，終於有了我。

06

水藍色的牆壁再度映入眼簾，謔皓言呼吸一窒。
不過，他再沒心情對「水牢」做出額外的心理反應。
他翻開《是你》，只見那蒼白的書頁上又多了幾行墨跡。
他高興地將書上的最後一段話讀了一遍又一遍，接著拿下披掛在身上的羽絨衣，滿懷笑意地掛上衣架。

『宇文珏木然地望著謔皓言消失的地方，有些悵然若失。』

不過，他忘了把他的筆記本帶走了，宇文珏又有些高興，坐回了書桌前，
開始研究剩下的部分。

在他眼裡，密碼學很吸引人，他甚至有點懊惱自己沒能早些遇上和他興趣
相投的宇文珏。

如果早點和他邂逅，他的人生，是不是就不會那麼無趣了呢？

也許，他將他毫無章法的人生過了這麼多個年頭，就是為了等他。

他在等他從他的世界路過。』

宇文珏的出現總是打亂他已經規劃好的一切。

譬如初見的那一次，譬如相識的那一天。

可他不惱。

每次見他都是一次驚喜。

就好像是經過精巧的設計，宇文珏懂他的胡思亂想，聽他微微酸的心事。

當他尋找屬於自己的宇宙，他就出現了。

當他有些失重，他為他改變他的重力場。

因為遇見他，世界變得絢爛而多彩。

紊亂的心緒反而成了他鎮日所期待的改變。

接下來，他將宇文珏納入了自己每一天的計畫。

雖然每一次見他，都得自我介紹一次。

雖然他知道，只要自己穿上那些宇文珏認得的衣服，他就能認出他，就能省去這項麻煩的程序。

但他沒有。

他享受這個過程。

每一次向他自我介紹，都像是和他重新認識一樣。

每一次的見面，都如初見般美好。

所以他故意穿不一樣的羽絨衣，戴上口罩遮住自己的梨渦，將自己打扮地趨近於普通人。

「我是謔皓言。」

「皓言！跟你說喔……」

「嗯，厲害了我的哥。」

「皓言，今天我看了一下公開密鑰加密法這塊，我還是看不懂。」

「喔，這裡就是指解開 RSA 加密演算法的方法，其實 RSA-768 在 09 年就被解出來了，但是這個系列的加密解密都算複雜，所以你可以試試……」

「你試過嗎？」

「沒成功。RSA-768 對於我這個年紀來說還是太困難了。」

「真沒辦法？可是解出 RSA-155 對你來說難道就不困難嗎？你不是……」

「人有時候，總該學著承認某些題目無解的。你看，密碼學明明是人鑽研出來的東西，可是當有人發明 RSA-768 的時候，就已經難倒了許多擁有輝煌成就的密碼學者。更何況還有 RSA-2048 這種只有超級電腦才能演算的加密法，所以我們開始創造密碼，創造能解密的工具，但不需要自己解密。

人們創造，電腦解密，不也能加密嗎？人們所需要的並非解碼能力，而是能創造和利用這些密碼去保護我們的隱私。」

「是嗎……」 「其實撇去安全性不談，凱薩密碼才是我最喜歡的加密法。」

謔皓言站在宇文珏身後，右手繞過他撐在書桌上。

宇文珏觀察了好一會兒，忍不住開了口，「皓言，你的指甲……」

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」早就預料到宇文珏會說他的指甲，譔皓言苦笑著。

「嗯……你這病得治。我看你印堂發黑，怕是將有大難臨頭，得治！得治！」

宇文珏忍著笑，一把將他的手扯了過來，將在街上遇到的神棍，模仿得淋漓盡致。

「大師，我想我的病不用治了，您的比較需要！」

「我生的什麼病啊？我怎麼不知道？」

「妄想症。」

宇文珏再也裝不出仙風道骨的樣子，嘴角一彎，爆出一串串悅耳的笑聲。如碧波般清澈的眼神，閃爍著星光。

這就是他的宇宙，他的銀河。

他曾經以為，孤獨是他得永遠背負的節奏。

可他找到了，他這個小小星球的棲身之所。

聽！這斗室裡盈滿著笑聲；看！他們有多快樂！

「那說真的，約好囉，我們一起，把我們的病，治好吧！」

等了好久，都沒有等到回聲。他知道，他回來了。

《是你》安靜地躺在他的枕邊。

在那裡面，又悄無聲息地多了幾頁字跡。

07

睡不著。

伸手摸索著打開床頭燈，柔和的燈光瞬間掃卻房間裡的黑暗，譔皓言從枕邊拿過《是你》，指尖輕輕劃過封面，目光比燈光還要柔和。

緩緩翻開書頁，幾日以來和宇文珏共度的時光都寫在裡面了。

生活至今短短的十幾載裡，最美好的記憶也就在這幾日了。

它們能夠以文字的形式留存下來，這樣真好。

就這樣，過於興奮的失眠者坐在床沿，把書從第一頁仔仔細細地讀到了最後一頁。

閱讀時，譔皓言的面部線條一直很溫柔，卻在讀到尾段時驟然緊繃。

隨之而來的，是全身無法止息的劇烈顫抖。

『這本書由空白到不留白，譔皓言一共有六次的機會可以和宇文珏相見，至此，譔皓言已經使用了五次，這也意味著，他們即將離別。』

聰明如他，早該想到的。

這本書那樣薄，而他只在意那多出來的字跡和他們的點滴。

聰明如他，也未曾——或著是不願——注意到這些。

抱著《是你》，譔皓言忽然有些憤怒和失落。

燈光糊成一團，就好像是一發燦爛的花火，被定格在了綻放的一瞬間。看似狂歡，卻寂然無聲地盛開落寞。

他想起了第一次被診斷出自閉症的時候。

醫生說：「得到天賦的代價，就是自閉。他的天賦堵住了溝通的橋梁，他注

定無法和正常人溝通。」

醫師垂首，而醫院清冷的光也化作了一團白霧，伴隨著頰上的熱度和他的尖叫升騰而起，裹住了一條條哀愁的身軀和他單薄的身影。

那身影何其單薄，而他何其年幼。

他以為，他的「注定」能夠因為宇文珏而被打破。

他以為，他的「橋梁」能夠因為宇文珏而被打通。

以為的終究沒成真，不曾想過的卻是發生了。

謔皓言就這樣坐到了天明，目不轉睛地監視著。他怕他一闔眼，就要浪費最後一次的機會。他怕他一放下《是你》，宇文珏就會從而離去。

眼睛乾澀得像要脫落，他找了一瓶藥水，走回床沿，將藥水滴進酸澀的眸子。

全程都沒有放開《是你》。

早上九點，謔皓言終於闔上雙眼。

感受到不屬於南方的氣息，摻著一絲猶豫一絲淒切的苦笑爬上了嘴角。

08

「誰？」「這是最後一次了，我們的故事。」「是皓言？怎麼早上來？」

他緩緩睜開雙眼，「《是你》已經快要寫完了。」

宇文珏漸漸收起了笑，話裡帶著十分的無奈，「《是你》寫完了，我們的故事也會跟著終結，這是正常的。每段故事都有結束的一天，我們總該要學著背負起這些故事，繼續走下去。」

「我只願它再久一點。我想要它繼續一個十年、兩個十年、三個十年，一直持續下去，難道你……」

「我的心願何嘗不是如此？可是皓言，故事太長，就會流於平庸了。知道結局的俗套故事哪會有意思？」

「知道結局又怎樣？只要有 you，故事就能夠永遠走下去……」謔皓言雙眼充血，聲音裡已經帶上卑微的哀求。

生來一副傲骨的人，此刻竟如此的低聲下氣。

「謔皓言，你該學著長大了。和你所說的一樣，人總該學著承認某些題目無解的。既然無解，經歷過後就該有所成長，如果不懂得這些，你只是在虛度光陰，你在浪費我們僅有的時間。」

宇文珏放緩了語氣，「皓言，你的病已經好很多了，就這樣回去，過回你原本應該有的生活不好嗎？」

「可我們約好了，要一起治好彼此的。」

「多在乎一點自己吧！就算把我治好，《宇宙》也不會是我和你的故事啊。」

「玉玉……」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，他抬手環住了他，「對不起，還有，謝謝。」

宇文珏笑了出來，又是那轉動著的宇宙。

熠熠星輝隨著擁抱盡數消散於空氣中。

已經五天了。

譔皓言抱著書坐在床沿。

他將宇文珏的話咀嚼了一遍又一遍，可他控制不住，就如同他控制不住自己嚙咬指甲，床單上血跡斑斑。

左手規律地敲擊著水藍色的牆，血花飛濺留在了牆上，可他不在乎。

看來他的強迫症已經好了。

聽！沒有宇文珏的房間，只有無限輪迴的叩擊聲；看！少了宇文珏他有多不快樂！

他搖搖晃晃地走到了窗邊，冷颼颼的強風讓他想起了北方。

然後，一切都靜下來了。

再沒有敲擊聲了。

風拂過桌面的一本書名叫《宇宙》的書，那裡面有著屬於丁程鑫的宇宙。

不屬於他的。

吹起了封面，書頁被風颳著翻到了某一頁，裡頭夾了一張紙條，字跡和書裡的一模一樣。

『K ECPV NKXG YKVJQWV AQX 2』

00

沒有宇宙，我們無法生存。

I CAN' T LIVE WITHOUT YOU.